

「云朵朵第」
水格
作品



我心中 尚未崩坏的地方

STARLESS
YOUTH

所谓暗黑是为了治愈，
崩坏到无限便只有新生。
如果你喜欢，
请随我一起勇敢直面，
牵手向前。
哪怕再惨烈再喊痛，
这世界，
是因为真实才会
让人更爱它。

笛安
&
蒋雅楠
&
蒋峰

联袂
推荐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作品
水格

我心中
尚未崩坏的地方

STARLESS
YOUTH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 水格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143-2635-2

I. ①我…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3235号

作 者: 水 格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635-2

定 价: 32.00元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35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5
第六章	093
第七章	111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43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213
终章	233
后记	238

云朵次第 >>>>> 第一章

c h o . 第 一 季

* * *

下午两点。

夏天特有的燥热无孔不入，即使躲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汗水仍旧源源不断地从王淑芬身上的每个毛孔冒出来。她忍住想要脱掉白色大褂的冲动，跟一旁的同事抱怨着儿子的缺点，可是口气听起来却又分明是夸奖。

不时有病人探头探脑地出现在门口，脸上堆着恭维的笑：“请问检验科怎么走？”

王淑芬不耐烦地随手一指：“直走左拐。”然后转过身来接上之前的话茬儿，“我们家束诚就是不听话，学校里举办运动会这事，我就不同意他参与，前前后后要折腾一个礼拜，要耽误多少学习时间呀。可是他嚷嚷说我什么都不懂，怎么也劝不住这小崽子，早上偷偷摸摸还是把钉子鞋塞到书包里背学校去了。”

王淑芬对面的人同样顶着一头大波浪，两只手插在腰身两侧的口袋里，一本正经地回应着：“现在的孩子有几个让家长省心的，奇装异服，抽烟喝酒，打架早恋，什么坏事都落不下他们。就前几天咱们科来的那初中生，家长说半个月前跟人打了一架，流了好多血，于是感染了乙肝，依我看呀，一定是性传播！”

用“品学兼优”来形容自己的儿子绝不夸张，所以对于话题一路被扯到不良少年的

区域之内，王淑芬明显有些不快。

“今天几号了？”

“5月25呀。”对方显然是聪明人，捕捉到了王淑芬情绪的波动，于是匆忙改变话题的方向，“你们家束诚可是好孩子呀，学习那么好，不知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你还不知足。要是我有一个跟束诚那么优秀的儿子，我这嘴巴可是一天到晚都合不拢了。”

“就你嘴巴会说话。”王淑芬脸上露出笑容，“……唉，我帮你把疫情报告送到疾控中心吧。”

她们嘴里说的束诚，还有18天刚好满17岁。长得精瘦可爱。王淑芬别出心裁地把手机屏保设置成束诚的图片，一张好看白净的脸庞，冲着镜头做出吐舌头的调皮动作，显得格外可爱。王淑芬走到门口时电话响了，她接起来。

“喂。”

“你儿子出事了。”

“你说什么？”

“他跑800米的时候心脏猝停。”对方顿了下，可能在探测学生家长此时的反应，“现在在第四人民医院，呃，就是您工作的地方……抢救，请您快点赶过来。”

王淑芬两眼一黑，笔直地朝后倒去。

* * *

“那天束诚他妈哭得昏天暗地的，眼睛估计都快哭瞎了。非常可怕，我从来没见过人可以那样哭的。”蔺晓楠云淡风轻地说，“等她赶到抢救室的时候，束诚已经……停止呼吸了。”

“那时你哭了没有？”

两个穿着白色短袖制服的女生藏在操场边缘的一棵大树后，逃避着体育课上程老师的仰卧起坐的训练。虽然那些男孩子踢起足球来，整个操场持续着山呼海啸一般的喧闹，但程老师嘹亮如洪钟一样的声音还是无比清晰地抵达她们的耳边。

“蔺晓楠、温岚，在不在？”

程老师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身高大约1.85米。可能是长期在户外活动，所以皮肤呈现出了古铜色的健康色泽。让温岚心动的，是程老师两道拧起来的墨般漆黑的眉毛。

两人暂时放下束诚的话题。

“温岚，你喜欢人高马大的男生吧？”

“嗯。”

“像程老师那样的？”

“说什么呢，你？”温岚的脸微微泛红，“讨厌啊你。”

“我还是喜欢束诚那样清瘦寡言的男生。”蔺晓楠不眨眼地盯着贴着云壁缓慢行走的白色云朵，“束诚现在很可能踩着云朵周游世界哪！”

是不是天气太过炎热了？

不远处的操场在视线里蒸腾出影影绰绰若干道白色透明线条，空气因为高温而凝固成一块，以黏稠焦灼的状态缓慢游走。蔺晓楠揉了揉眼睛，在温岚的“天啊”的叫声中，也忍不住张开了嘴巴。

——束诚！

裤管被卷上去，露出一截清瘦麦色的小腿，着蓝色短袖，在足球场边的跑道上坐着，看样子那男生正在给跑鞋安装鞋钉，然后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向起跑点，然后在体育老师的“预备——跑”的口令之下骤然启动，整个人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

男生第一个起跑，并持续领先。跑过离她们最近的弯道后，蔺晓楠盯着男生后背被风鼓动起来的衣衫，如同蓝色飞鸟，翱翔于万里白云之间。

心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时光快速翻转到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簇拥在众人之中的蔺晓楠，站在800米的终点线上，迎接她的王子的胜利凯旋。就在她觉得可以冲过去拥抱束诚庆贺成功的瞬间，王子像是被拔去了电源插头的机器，轰然停止运作，重重地倒在了跑道上。

——束诚！

温岚忍不住感叹：“天啊，简直栩栩如生啊！”

距离束诚去世的3个月零7天之后，蔺晓楠再一次听见了自己如同太鼓雷动的剧烈心跳。因为她遇见了重返地球表面的束诚！

嗯，复活的束诚。

* * *

我叫杨云琅。

能迈进这所重点中学大门在我妈眼里，是件光耀门楣的事，虽然我并不清楚我们家是否还有门楣可言。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一直居于班级前列。而且像语文这样的科目，我基本不怎么学，成绩却特别好。在我们语文老师的眼里，假以时日，我会成为一位作家。对此我不置可否。

“杨云琅，你这个人还真是乏味得很。”张文铭这么评价我。

我没什么朋友，如果张文铭算是的话。我们俩，性格上是南辕北辙的那种。我偏向静，不爱讲话，偶尔讲几句总是带有强烈的攻击性，使人不快。讨厌电脑游戏，不抽烟，

不喝酒，不嗑药，不早恋，不看 AV，不翘课……简直就是模范生一个。但我偏偏交上了张文铭这样一朋友，他怒放张狂，自命不凡，任何时刻都自负得有些过于沾沾自喜。奇装异服。善于打架，搏击骁勇，抽烟喝酒，泡吧 K 歌，彻夜不归。

完全是质地迥异的两颗星球。

却被某种神秘的介质联系在一起。

父母在我哥 11 岁时离婚了。我哥 10 岁那年被医生判了一个死缓，他被确诊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我妈为了治我哥的病把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我爸不同意继续治下去，因为哥哥能被治愈的可能性的确微乎其微。两人争执不下，终于分道扬镳。离婚之后，我妈听医生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救哥哥，就又去找已经另有新欢的爸爸，苦苦哀求之下，才与爸爸又生了弟弟云杉，为了用他的脐带血去救哥哥。让我妈崩溃的是，这四分之一的机会，上天并没有赐予她。两个月之后，我哥去世。

曾被寄予厚望的弟弟云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长大后和我一样，因面对哥哥的离世而束手无策不能帮助妈妈，而背负愧疚的十字架。

钉穿了我的骨骼，阵阵尖锐的痛。

这些事没有人知道。

我不想靠这个获取别人的同情。尽管时常感觉到黑色云团涌动在我 16 岁寂寞的天空之上。我常常梦见哥哥，他满眼幽怨地看着我和弟弟。

为什么要这样？

* * *

体育课下来，杨云琅跟其他男生一样热气腾腾地从操场走出来。不时地抬起手臂擦

去额上的汗水。

在转入教室走廊的瞬间，男生感觉到有人又轻又快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顺势转身，闯进眼帘的是一张陌生女生的面孔。

“束诚，你好呀！”

杨云琅左右快速看了看，脸上全是疑惑：“在跟我讲话？”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女生不满地嘟起嘴巴，“……束诚，喏，给你。”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束诚。”转身欲走，却被女生一把扯住胳膊，“你怎么对人家这副态度呀？”

“我不认识你。”

“可我认识你呀！”女生很调皮，硬是把一张纸条塞进杨云琅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转身离开，一路上洒下了银铃般的笑声。

杨云琅纳闷地回到座位上，然后慢慢拆开被女生叠得略微有些复杂的纸条。还没等看清楚，就被一双手“嗖”地抢去。

“还给我！”杨云琅抬眼看着得逞后一脸坏笑的廖勇。

“你说还给你就给你呀？”廖勇不屑地哼了声，然后慢条斯理地展平了纸，眉毛挑起来，“亲爱的……”刚吐出这3个字，廖勇就感觉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手中的纸条已经被撕碎，而他的两只手还悬在空中。

杨云琅把撕成碎片的纸扔在地上，倔强地看着廖勇——开学一个月之后才转进来的“条子生”，学习成绩巨烂无比，廖勇长得不错，来这没一个礼拜就跟一个女生黏糊上了。杨云琅素来跟这样的男生划清界限，每次去洗手间看到廖勇和他的亲信们抽烟时都快速走开。有几次，廖勇还特意走过来递上一支烟，杨云琅都摇着手拒绝了——有时自己就是这样，像是一个小刺猬，在感受到敌意时不顾一切地竖起浑身坚硬的刺。

廖勇笑笑说：“……杨云琅，算你有种！”

上课铃声响过之后，张文铭才大汗淋漓地抱着足球冲进教室，所以他没有看到上课前3分钟杨云琅和廖勇上演的对峙大戏。

老师一进教室，廖勇就高高举起了右手。

老师示意他讲话。

“报告，杨云琅破坏卫生。”廖勇幸灾乐祸地看向杨云琅，“他把纸撕成小碎片，然后扔在地上。”

老师疑惑地看向杨云琅：“是吗？”

“嗯。”供认不讳。——如果掐去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确如廖勇所说，所以对于老师勒令杨云琅放学后独自一人打扫卫生的惩罚，他也默然接受。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杨云琅对所处的环境感到厌倦恐惧。

反倒是同桌的一句话吓到了他。

“刚才我看见高二的学姐叫你束诚啊！”

“嗯。”

“……可是，束诚他……”女生欲言又止。

“怎么？”

“已经死了呀。”

突然凝固下来的世界，冷气长驱直入。杨云琅打了一个寒战，然后视线慢慢拉远——

夏末秋初，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耳边一再回响起陌生女生的声音。

——“束诚你好呀！”

——“……束诚，喏，给你。”

“她给你的纸上写的是啥呀？”同桌继续八卦，“她这么做，明明是戏弄人，简直太过分了。”

* * *

“就算靠近看，也很像。”温岚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世界真让人毛骨悚然，竟然有长得那么像的两个人。”

“还有呢？”

“高一（3）班的。”温岚吞吐着说，“……他毕竟不是束诚，束诚已经不在。”

“我知道。”蔺晓楠冷漠地回着，然后一只手支起下巴，专注地盯着黑板上数学老师从左到右写得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纸条他收下了？”

“嗯。”

“谢谢你。”

那天以后，杨云琅之前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从被罚做值日那一天开始。

在整理好最后一张书桌后，杨云琅吐出了疲惫的一口气。光线透过教室巨大而明亮的窗户落进来，浮动在光线中的灰尘，一颗颗如同悬浮在宇宙中的星球。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朝垃圾筒走去，弯身在里面翻着什么。他手里放满了被撕碎的纸片，细心地把它们拼凑成完整的一体，试图看清写在上面的文字。

廖勇身后跟着三五个男生踢开教室的门。

“劳动模范呀！”“居然还有女生给这样的衰人递纸条。”“给他点颜色看看？”……

廖勇只是笑而不语，他抽着烟，空出来的一只手轻轻一挥，“给我上！”

他们就像是一群八爪鱼一样攀附在杨云琅的身上。有人动手解他裤带，有人撕扯他的领口，有人从后面抓住他的两只胳膊，还有人剥夺了他痛苦而恐惧的叫声，不知是谁

的内裤被塞进了杨云琅的嘴里。

恶心的味道直冲大脑。

杨云琅瞪大眼睛看向门口，整个教学楼都已人去楼空，他的挣扎全是徒劳，只是凭空制造出一些沉闷声响。而这些求救信号最终消失在傍晚的空气中。

不会有人来援救他。

等杨云琅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紧绷着的身体松懈下来。

那些人剥掉了他的裤子。

空气有些凉。小腿上的汗毛像是全部要竖起来。

羞耻如同黑色海水，从淹没脚踝到覆没头顶，杨云琅用力扭动身体以示反抗，廖勇用燃烧着的猩红烟头戳在他的胸脯上。

“不许动，再动我就烫死你！”廖勇威胁道。

泪水慢慢盈满了他的眼眶。

廖勇笑着说：“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们走了很久，杨云琅才在黑暗的教室里慢慢直起身，内裤横陈在讲台上，长裤被扔在地上，捡起它们，慢慢套回身上。然后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一束手电筒的光亮猛然刺向眼球。

保卫处的人操着不知哪个地方的口音大声嚷嚷着：“谁，谁在教室里？”

* * *

太阳已经下山了。

过去的一年里，蔺晓楠一天中最期待的时间就是放学后太阳将要下山前后的那一段短暂时光，束诚家住在城市的东边，却每次因爱西行，先送蔺晓楠回家，然后一个人在

光线消失的街道上独自回家。

跟束诚在一起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清冷的疏离。

他这个人话一直出奇的少。

每次都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什么话也不讲。在人少的路段，他会凑过来拉她的手，也在蔺晓楠家楼下的拐角处拥吻过她。

咬到她的嘴角淌出血来。

这些记忆像一把利刃，在不能回到过去的现在让蔺晓楠心如刀割。

她掏出手机，看着屏幕上的时间。

已经在这个地方等了半个多小时了。——离学校有两站地的人民公园里，蔺晓楠开始怀疑温岚是否把纸条交给男生了。或许该仔细描述一下这个拥有无比正统名称的公园，它居于这个小城的中心地带，并且占地面积超大，即使是直行穿越整个公园也需要半个多小时。里面有蔺晓楠最喜欢的摩天轮。在摩天轮旋转到最高点的时候，可以鸟瞰整个公园，层峦叠嶂的山林，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碧玉一般的湖泊，婉转低回的长廊，游乐场里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设施，还有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的少年。嗯，准确地说，这里是很多少年恋人的天空。就像是束诚还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里的常客。——“束诚”还是没有出现。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你会继续喜欢我吗？”

“会呀。”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想着你呀。”

“如果我……嗯……再也不在你身边了，你怎么办呢？”

“嗯……那我就去喜欢一个跟束诚一模一样的人好了。”

蔺晓楠清晰地记得当时束诚用左手刮了刮她的鼻子，轻笑着说，“傻，哪里找得到一

模一样的人？除非我还有一个走失的兄弟。可是，事实上，我只是独生子而已。”然后他切换了话题，“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

蔺晓楠想了想说：“你跑第一吧。”

“哈，就这么简单？”男生露出温和的笑容来。

“不是啦，我才不关心你跑第几。不过这次运动会如果跑第一的话，据说有一笔奖金哪。好吧，我承认我拜金主义。”

“你要钱做什么？”男生拍了下女生的头。

“去看海呀！”蔺晓楠记得温岚在过去的一年光景里不断朝她炫耀着北方的海有多么美好，而最后总要归结到一点上，在那次旅途上，她认识了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虽然每次蔺晓楠在嘴巴上表示嗤之以鼻，但心里却涌动着美好的憧憬。

束诚笃定地说，“喏，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海。”

“拉钩。”

真是小孩子的把戏。男生笑笑，伸出了小拇指。

* * *

吃完晚饭之后，我给蔺晓楠挂了个电话。

“怎么样呀？”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跟你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

“那算什么？”

“什么算什么？”

“喂，好好讲话好不好？”手指缠绕着纠结的电话线，心里想着真不知道这小丫头在搞什么鬼，于是兴致大增，“……你不会是有什么秘密在瞒着我吧？”

“温岚，你确定今天他收到了纸条？”

“你不会怀疑我没把纸条传给他吧？”

“是。”蔺晓楠顿了顿，“……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来。”

“啊！”我坐直身子，“但我温岚向上帝发誓，我绝对给他了……如果你写信给他表白，他对你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来也是正常的事呀！”

“我没有跟他表白！”

“那你要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你管我那么多？”蔺晓楠啪地摔掉了电话。

我莫名其妙地盯着话筒。合着我的好心全被当成驴肝肺了，我还贱兮兮地跑去关心人家，最后被劈头盖脸骂回来。

可蔺晓楠的确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她分享了我的私密。

我喜欢上一个男生。他长我5岁。我初中毕业后去北方看海的路途上结识了他。

当时，一向安分保守的父母虽然很不放心我的出行，但我还是说服了他们，一个人背着书包乘火车前往大连。

对座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生。色泽光亮的黑发。瘦长美观的体型。整洁干净的笑容。微笑时，会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第一眼，就让我的心怦地跳了一下。

他跟邻座的女生聊得眉开眼笑的。话题的尺度大到让人瞠目结舌。我当时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于是拿出MP4听歌，以免自己听到不该听到的话题。结果，火车走了一站后，他就跟邻座女生挥手告别。

然后略微有些无聊的他开始趴在桌上睡觉。

中途挤掉了我放在桌上的矿泉水。